

按 摩 小 记

○黄碧琴

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去一家理发店剪发。站在门口瞅见店里一位中年女师傅两手正忙着,旁边还坐着两位客人在等候。

正踌躇不决进还是不进东张西望时,一眼瞥见隔壁间的玻璃门上赫然贴着“盲人按摩 专业培训”八个大字。心想,听说盲人的技术不赖,最近自己腿脚不利索,正好趁此机会来个按摩也不错。

想着便推门而入,一股清凉的空调冷气迎面扑来。

不甚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有两张按摩床。靠里的一位年轻的盲女按摩师正在给一个男青年搓背。听见声响,她抬起头翻着白眼往门口看。

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正脸朝里背朝外地坐在床上歇息,发觉有人进来,站起身对着我,两手拍打着床铺热情地打招呼:“请坐,请坐!”

他身材高大,宽大的额头下架着一副黑漆幽深的墨镜,灰色衬衣外套着一件敞开的白大褂,显然是位地道的盲人按摩师。

我正躺到床上去,突然想起要先看一下时间是多少,就朝墙上四处张望,寻找挂钟,结果没找到。心里不禁在敲着门鼓:盲人啥都看不见,怎么给客人计算时间呢?

正当我疑惑不解想发问时,看见他右食指往左手腕上的黑色手表上的按钮一摁,只听“嘀”的一声,一道荧光快速闪了一下,就从手表里蹦出来一句话:“14点30分。”

像是电视上看到的机器人“小度”甜美稚嫩的嗓音,又像是一只飞翔在空中的云雀,发出的一串悦耳动听的银铃般的叫声,清脆爽朗,听了舒服。

这个小玩意真好。特别是对盲人来说,既简便又实用,顾客也放心。

我遵照嘱咐和衣仰躺在床上。他一双宽大的手掌搓了搓我开始工作。

首先从额头中间的印堂到两边角的太阳穴,再到头顶百会、后脑勺风池、颈椎、大椎、肩井、手臂……

师傅专心致志地机械地重复着摩擦、揉按、捶打、扭捏、牵拉、滚动的手法。

按照从上到下的经络走势一路按下来,动作娴熟,力道适中,刚柔相济,有一定的中医涵养和知识,不是随便胡乱按摩,显然是受过专业培训的。

我静躺着闭目养神。耳畔不时传来有节奏的轻柔柔和的摩挲声,用力叩击的啪嗒声,和师傅粗重的喘息声。

二
为了打破沉闷,我没话找话:“师傅,您是哪里人呀?”

“贵州,贵阳。”

“那……眼睛是……”

“上中学时一次意外事故伤到的。”

“哦……”

我为他感到惋惜,又怕提到具体什么事故会令他再次受刺激伤心流泪,就没问他怎么受的伤。

“那你怎么来这么远的地方了?”我好奇地问。

“来福建的莆田学按摩。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当地人,在一家鞋厂上班。”

“都来十几年了,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他顿了顿,接着稍稍拉高了一点声调说,似乎在艰辛的生活中又拥有一点点的志得意满。

他妻子是盲人吗?盲人怎么能在鞋厂上班,也是残疾人吗?转念一想,对不熟悉的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打探消息,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我欲言又止。

他要我翻个身,从背、腰、臀、后腰……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继续往下按。

突然,“哗啦”一声响,吓了我一跳。原来,师傅不小心撞到了旁边的一张桌子,装在一个开口纸箱里的十几个竹罐子,噼里啪啦地纷纷滚落,滚得满地都是。

他慌忙蹲到地上,两手磕磕碰碰地摸摸摸索,把罐子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看样子,他一点都看不见。

“对不起,对不起!”他连连抱歉!

“没关系。慢慢来。”我安慰着他。

“我本来是在海口,按摩一小时是70块,这里是60块。在澳门一小时是300块,但那

里离家太远了,没有去。”

“在海口能多挣点就多挣点。这次是小孩生病了,不得已才回来的。”他有点无奈地又接着说,“孩子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在镇医院治了几天没见效,前几天才转到城里来的。”

他告诉我,孩子读五年级,很听话很乖。现在病了,一家人都很着急。住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一天就要花费5千元。

一天5千元的高额诊疗费,对于一对外来工夫妇来讲,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对于一个残疾人家庭来说,更是不啻于雪上加霜。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为了筹钱给孩子看病,盲父亲不辞旅途辛苦,拄着盲杖,一路踟蹰踟蹰,不远万里赶回来。一刻也不敢懈怠,东家问西家问,才找到这个僻狭的小店来打工。

为了生活,他像只不知疲倦的候鸟,摸索着从西飞到东,又从东飞到南……中间的艰难险阻和人间冷暖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说,因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从这里去到医院打车来回就要四十来元,还见不到儿子。只去过一回就没去了。

面对每天花钱如流水的尴尬局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他那双手,奋力地为人们服务,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即使汗流浹背,腰酸背痛,也毫无怨言,在所不惜。

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遇到困难就长吁短叹,黑洞洞的墨镜遮掩中也看不出他的愁眉苦脸。只看到紧抿的嘴角透出一股坚毅。

他说,昨天妻子打电话来告诉他,儿子会讨要东西吃了。

说这话时,他的语气里露出一丝丝的欣慰。

“那就好,那就好!”我为那个痛苦无助可怜的小男孩有所好转而高兴。

三

听了盲师傅的话,见不得别人悲伤的我,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小九九,怎样才能帮帮他。

那天因为走得急,身上没带多少钱,就那么一张百元大钞和十几元零钱,剪发要十元,还要买菜。最多只能在这100元上做文章。

按摩一小时是60元,1分钟1元,10分钟就是10元,100元可以按100分钟。

可那个女老板要收一半的工钱。他只有50元的收入却要为我服务100分钟,够累的。

我如果把原计划一小时增加20分钟,他只要按80分钟,如果把剩下的20元给他小孩,那么他就有60元的收入。

我主意已定,就叫师傅从原来的一小时增加到80分钟。

师傅爽快答应道:“好哩,您怎么说我怎么做。”他显然有点儿高兴,毕竟在求告无门的困境中可以增加10元的收入。

……

“15点45分。”过了许久,小精灵般的“小度”躲在表壳里提醒我们,离3点50分只有5分钟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我就对师傅说时间到了。他笑笑说:“没事,没事,给你多按几分钟没问题,反正现在又没有其他人。”

完工后,我掏出那张百元钞票给女老板,特意说明把剩下的20元给师傅小孩买吃的。两位盲师傅听了都异口同声地说“谢谢,谢谢!真是太谢谢了!”

“不谢,很不好意思,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我确实只想给他们带去一丝温暖。

区区20元微不足道,也许只不过是一碗牛肉面的价钱,还不足有钱人的一根汗毛。

刚巧这一天只带这么多钱,不然也会多拿点。我怀着不尽心意的一丁愧疚离开他们。

时间过去了许多天,那个素未谋面的小男孩现在到底怎样了?我时不时地会想起他。真想再一次去光顾那家店铺,问问情况。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前几天一不小心滑了一跤闪了左腰,出不了门了……

张爱玲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祝福师傅一家能顺利地淌过这条坎坷曲折的人生长河。

“七夕”吟怀

○黄胤

银河阻隔难相会,神话传言久远留。
玉帝无端勒织女,鹊桥有幸渡牵牛。
人间伴侣多欢乐,天上嫦娥却苦愁。
但愿九霄开禁锁,夫妻恩爱聚琼楼。

词:长相思

思悠悠,悠悠,牛郎织女阻难留。只能七夕夕。
情相投,意相投,但愿九霄禁锁休。夫妻恩爱酬。

莲宅荷田

○林洪斌

山村藏景秀,菡萏满田中。
叶展无暇碧,花开别样红。
蜜蜂亲蕊蕊,玉女笑荷丛。
胜境怡人醉,流连忘返情。

月光下的莲

○陈碧辉

我是月光下一抹洁净的湖莲
盛开在思念与思念之间

我是乐府里弹唱千年的莲叶
婷婷在你枕着水的身前
清音悠扬 默读沉睡的酣颜

我是相思崖底你不经意带落的莲影
流连在你醉卧的的青石间
云烟缭绕 聆听远方寂寞的箏弦

我是三生石畔你寻找了五百年的莲心
守候在你途经的忘川河边
水流不息 轮回的苦涅被遗忘遮掩

我是明月满庭里
伊人亭亭如莲花心事
借一阙清风成诗展一方素帕成词
日日夜夜 吟咏在你轻蹙的眉间

建国七十周年感怀

○陈孝贤

雄鸡一唱晋天白,磨难百年迎太平。
奋发图强扬帜帜,登攀茹苦感时争。
初心总为群黎梦,使命常怀家国情。
凭揽河山春永驻,莺歌燕舞向光明。

论读书

○陈孝贤

学如瀚海拾珍珠,铁杵磨针无坦途。
开卷洞明天下事,摘文通达个中隅。
做人最是勤为本,立志当能苦忘驱。
博览长滋高雅趣,后生敢问不成儒。

桃花盛开的地方

○刘若君

初春里酷似盛夏的周末接近尾声,冷空气似回马枪。值班回家的路上,迎面吹过来的风有了凉到骨子力的力道,在渐行渐远,随着电单车的加速,我感受到了冷,明天或是今夜会迎来一场萧瑟的雨吧,而后,春寒继续着它的料峭,冬日重温。

四季原本就是这么交替更替,彼此客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或许再叠上你的身影,反复无常,未为不可。

昨天趁着艳阳去看了桃花,比我想象中,花儿绽放得神速,竟相开放如滴血的红,夹着三两株粉红,粉白,格外可人。带了相机却没有拍多少张有我亦有花的照片,心里怯怯,无助的惶恐,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花儿们比我更勇敢,拼尽了心力,忘我地绚丽一场。

而我,缩头缩尾踟蹰着前行,生怕错过或许更美丽的将来。

桃花盛开的地方,让人向往。赏花了,坐在树下石凳上,环顾,见着不远处有三两位老者,带着专业的摄影器材,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陶醉在自己的喜好里是幸福的。

如我,坐在炭屏前流水潺潺敲击字是快乐的。那些晦涩难言的日子,于我便是折磨。

三月走过,柳絮散落,时光太匆匆
翻阅昨日,蒙尘的心事,恍恍惚惚,已经隔世
遗憾无法说……
那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

如梅人生

○进修校二附小 梅春

我从小就喜欢梅花。打小时候起,妈妈就给我讲过许多关于腊梅傲霜斗雪的故事。到了上学读书的时候,爸爸经常摇头晃脑地教我背诵一些咏梅的诗词,什么“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什么“闻道梅花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化身千亿万,一树梅花一放翁”。望着父亲专注而陶醉的表情,小小的我也似乎品味出了梅花的高雅与芬芳。

在父母母亲的熏陶下,我对梅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最初是因为我姓梅的缘故。我的父亲在我读一年级时就跟我说:“梅花开在冬天,愈是寒冷,花开的越精神,越秀气。你出生在寒冬腊月,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正因为如此,给你取名春,寓意寒梅迎春,希望你做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也许正因为我对梅的钟情,或是我与梅缘分太深,冥冥之中竟然从江苏来到了闽清,真正融入到了梅的土地上,在梅溪河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走上工作岗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梅的爱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从儿时对梅单纯的喜爱逐步转变为对梅花那顽强不屈精神的赞叹。自古以来,她和松、竹被人们誉为“岁寒三友”。暑尽冬来,迎风斗寒,经霜雪而不凋,历四时而常茂,充分体现了梅花不畏困难,不惧压力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一种人们看不见而确实存在的品格,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吗?

2017年年初,闽清县委书记许用贵寄语全县干部群众“闽清干部要爱闽清,闽清人民要爱闽清,让我们的足迹踏遍1466平方公里,让我们的汗水汇入一江五溪,让草木生情山水共画”,提出要大力弘扬“梅花精神”,提振干部精气神,共建美好家园。

傲雪迎风,凌寒飘香;五翼向心,爱我闽清。“梅花精神”的提出,凝结了闽清这座千年古邑的历史、文化与民情,反映了闽清人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

三九严寒,一支红梅独立于冰天雪地中,一身铮铮傲骨引英雄豪情万丈,一代伟人心怀激昂挥笔写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梅,就是这样被赋予灵性,与人为伴。成为“闽清精神”的象征!

如梅人生,便是无悔人生!

我爱梅,因为我姓梅,更因为闽清简称“梅”,而最关键重要的是因为“梅花精神”亦是“闽清精神”!

我爱你,梅!我最亲爱的闽清!

“无意”伤害

○林泽

我是一盒酸奶,和我的伙伴们安静地站在货架上。有一天,一对姐妹买走了我们,姐姐撕开塑料薄膜随手丢弃,我依稀记得,薄膜在风中越飘越远,它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再见了兄弟,我再也不保护不了你们了”。随后便不知去向。

妹妹先喝完了我的伙伴,将它扔进了“可回收垃圾”,“真好,它找到了正确归宿,我应该在下一个‘可回收垃圾’吧,离我的伙伴不算远,我想。喝我的是姐姐,没想到,我喝完被她随手往桥上丢了去,我在空中被栏杆撞得头晕目眩,最后落在了河里,我在河上孤单地漂啊漂。

漂了不知多久,我遇见了铁丝,它看起来很伤心,“兄弟,你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铁丝垂着头回答我:“我和我的伙伴走散了,我在河流地冲击下,扎进了一只鱼的身体里”,“天哪!”,我想,幸好我不会对它们造成伤害,“祝你好运,兄弟。”我继续漂泊着,遇到了绳子,“绳子兄弟,你怎么只剩下半根了?”绳子看起来没精打采,“我……我的另一半被圈到一只龟的脖子上去了……”,我还来不及回答它,就已经被海浪推了出去。

我又继续漂着,不知又过了多久,暴雨把我击溃,大浪将我打碎,我意识模糊,体无完肤,最后的记忆碎片是,一个小孩在蹲在河边捧着混杂着我的河水,送入了口中……



岭里水库来了短尾猴子

王大镗摄

我家古厝,位于闽清坂东麟田村牛坪山山麓下,依山朝东,是闽清二中的右邻。古厝约有200年沧桑历史。从我辈上溯六代前,由一位钟弘公建造的,主屋八扇七直土木结构,建筑精巧,古穆雅。主屋中心处是雕梁画栋,堂皇华丽的厅堂。厅堂前是天井,其左右两旁有三直披舍。天井前有一走廊,走廊外沿有高高的围墙将主屋封闭,只在中间开一大门,白天开放,晚间关闭。主屋左右两边,还有一排横厝。主屋大门前开有两亩三亩种植花果的园地,是主人赏花种果休闲之所。每年春暖花开,园里花香叶茂,香气荡漾,引来蜂蝶飞舞。园里还种有几株桃李,春风吹来,桃李花儿次第开放,桃红李白,散步园中,令人怡情悦性,爽心悦目。古厝四周还有一大圈围墙,把主屋、横厝、园地,严实实包围起来。园地中间有一步行道,是连接主屋大门与围墙大门的通道。想当年,古厝建造宏伟,造型优美,较邻里的房子显得更为雄伟壮观,庄严宏丽。

我家古厝

林垂枢

时光悠悠,岁月匆匆。古厝经历百年之后,便逐渐破损。围墙经风雨侵蚀,横厝经蚂蚁蛀蚀,就慢慢倒塌坍塌,剩下地基,成了猪舍、菜地。

古厝居住着钟弘公的后裔,到我“垂”字辈已是第六代遗孙。从我懂事开始,古厝住有六七户农家,有30多人。他们文化不高,一般男人小时读一两年私塾就参加农田劳动;女人都是文盲农妇,料理家务,扶夫教子。古厝的男人多是以农为主,兼做木雕工艺。他们勤劳节俭,老实巴交,安分守己,过着一般山区农家贫苦生活。我的父辈林才草、林才香、林才平等老雕匠,雕刻技艺出类拔萃,技压群雄。旧社会乡村村民有一流俗,每年正月都会举办游神活动,其中必有抬着“香亭”参与游行。“香亭”塔状,四脚,层层叠叠,高约两米许,用硬木精雕细刻建造而成。各层装饰华丽堂皇,雕刻有亭台殿阁,帝王将相,飞禽走兽,神仙鬼怪等。一块圆柱形或四角形硬木,摆在师傅们手中退出砖瓦厂,经粗略修复后,原住民回归古厝。虽已破烂不堪,但还算幸运吧!

斗转星移,流年似水,古厝年深日久愈加破损,许多栋梁梁板都被蚂蚁蛀蚀,成了危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人便在老屋四周建起新房,搬离古厝,古厝便愈加冷落萧瑟,最后全部搬出,成了陈放杂物、饲养鸡鸭的场所。